

韩东

北平文学信报北京小说家奖得主
现代主义潮流先锋提名作家
曾担任执掌武汉印刷《在清朝》特邀编辑
韩东之最新力作

知青 变形记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韩东 著

知青
变形记

广东人民出版社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知青变形记 / 韩东著. —广州: 花城出版社,
2010. 4
ISBN 978-7-5360-5935-1

I. ①知… II. ①韩…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57579 号

责任编辑: 朱燕玲 郑裕敏 李倩倩
技术编辑: 薛伟民
装帧设计: 黄立光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南海区狮山科技工业园 A 区)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6 开

印 张 15

字 数 220,000 字

版 次 2010 年 4 月第 1 版 201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 020-37604658 37602819

欢迎登陆花城出版社网站: <http://www.fcph.com.cn>

我为什么要写《知青变形记》（代序）

我有三部长篇涉及下放和知青生活，尤其是最近的长篇，名字干脆就叫《知青变形记》。这到底是为什么？有人问：已经有了那么多关于知青的小说、影视作品，你干吗还要写？你的知青和别人的知青到底有什么不同？

抛开生活经验等原因，我写知青恰恰是因为知青题材的小说和影视已泛滥成灾。此话怎讲？因为关于知青，已经或者正在成为一种历史。而关于历史，我们知道，有历史学家的历史，也有作家、艺术家的历史。后者（作家、艺术家的历史）因其方式是情感、故事的，更能进入大众的欣赏视野，也更能形成关于历史的氛围、概念。比如关于唐朝、宋朝，关于民国，由于大量艺术作品的塑造，历史真实已经烟消云散。戏说不仅是戏说，同时还固定了人们对这些历史时期的标准想象。《三国演义》不仅比《三国志》流行，更是关于三国历史更普遍的理解和概念。有人说，俄罗斯的历史沉重、悲怆、百感交集，不如说是俄罗斯的文学沉重、悲怆、百感交集。文学或艺术塑造历史，赋予它鲜明的情感方向，这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知青的历史距今已经有四十个年头了，对于孩子们来说，它就像唐、宋一样遥远。孩子们对知青的历史不是缺乏了解和兴趣，而是他们的了解、兴趣止于电视剧、电影，止于小说、文艺。我们的文艺在不知不觉中已构造了关于知青生活的诸多概念。一般来说有搞笑，有猎奇，或自由浪漫，或淡淡的忧伤。最深刻之处莫过于男女情感的纠结，最残酷之处也无外乎观念性的政治迫害。总之一一个单纯了得。不是知青的历史不够深刻，而是我们的文艺作品浮于表面。不是知青生活不够复杂、沉痛，而是我们的文艺过于简单、天真了。不要小瞧这些文艺作品，多年以后——甚至就是今天，它们就是关于知青历史的标准答案。除此之外再无其他了。

我认为，一个小说家，有责任连接历史与想象，连接真实与虚构，在二者之间架设一座交汇的桥梁。一个伟大或悲哀的时代应该有伟大深入的作品与其匹配，就像俄罗斯的文学之于俄罗斯的历史、德国废墟文学之于二战历史。那些亲历者、旁观者不仅有记录真实见证的责任，更有以此为材料、灵感创作不朽作品的责任（如果他是一位作家、诗人）。真实历史总是比单纯想象更加精彩纷呈、复杂吊诡、充满意蕴，这就给我们的写作提供了一个得天独厚的广阔空间。趁这一茬人还没死，尚有体力和雄心，将经验记忆与想象结合；趁关于知青的概念想象尚在形成和被塑造之中，尽其所能乃是应尽的义务。虽说知青题材的文艺作品最终将掩埋关于知青的历史真实，但愿其中的文学提供给后人的想象更复杂多义一些，更深沉辽阔一些。一个作家、一部作品不能办到的事，那就一些作家、很多部方向各异的作品共同趋近。

《知青变形记》只是其中一个人的一个努力。

韩 东
2009. 12. 20

目录

001

前史

035

蜕变

109

卅

163

回家的路

227

韩东年表

前史

1

我们是乘一辆牛车进村的。拉车的牛只有一头，有二十岁了，换算成人的年龄就是六十多。牛车更加的古老，木头轮子上钉着胶皮，行进在小阳河堤上车厢一摇三晃，似乎随时都会散了架。记不清是谁说了句：“真过瘾啊，就像躺在一只大摇篮里！”

我们一行五人，三男两女，是从南京下放到老庄子（梦安县成集公社大范一队）上的知青。在大范大队部，赶车的礼九接上了我们。他让我们坐在牛车上，自己却坚持徒步。这会儿，礼九走在牛前面，一只手上牵着牛绳，一只手上拿着一根带叶子的树枝。给我们的感觉是，拉车的不仅是那头牛，还有礼九。问题不免严重起来。

贫下中农不坐车，而我们坐车，不仅不坐车，还拉着坐在车上的我们……因此一路上我们都在劝礼九上车。他说：“我坐过了，去接你们的时候是空车，闺女拉着我呢。”

闺女想必就是那牛的名字了。

见礼九不肯上车，我们也要下去步行，被对方拼命拦住。礼九又说了：“接你们是队上派的任务，不坐在上面礼贵要扣我的工分。”

“礼贵是谁啊？”我问。

“队长，队长要扣我工分。”

“那队长怎么不多派几头牛来？”大许说。

礼九回答：“队上统共只有这一头牛。”

由于坐车的事，一路上我们都十分忐忑不安，以致四周的风景都没有顾得上细看。然后就进了村，来到了瓦屋前面。瓦屋，是老庄子上人的说法，其实就是几间砖墙瓦顶的房子，有一个院子。在瓦屋前的空地上，礼九吆喝住闺女，停下牛车，村上的父老乡亲从大门里迎了出来。

我们被簇拥着走进院子里。只见一个披着一件半旧中山装的矮墩墩的中

年人向我们走来，想必是队长礼贵了。他热情地和我们握手，同时问：“吃过啦？”

大许代表我们回答：“没吃，只是在汽车上的时候吃了一点点饼干。”

礼贵明显一愣。

后来我们才知道，“吃过啦”是当地人打招呼的方式，并不是真的问你吃过了没有。

礼贵和我握手的时候，我觉得他的手上就像戴了一副铁手套，硬得吓人。

然后是村史教育。在梦安县城停留的时候，上山下乡办公室的人曾经交代过有关的程序。只听礼贵咳了几声，吐出一口浓痰，用鞋底在地上擦了擦。“咱们村……”他说，完了就没有下文了。

好在老乡们非常热情，接着礼贵的话头争先恐后地说开了。由于我们是初来乍到，对当地方言还没有完全适应，再加上他们说的那些人和事情也对不上号，所以听得稀里糊涂的。

这时礼九已经卸完车，将闺女牵进了院子里。他招呼了两个小伙子，三人合力将牛车抬进院门的门槛。之后，礼九提了一只铁桶，又出了院门。再回来的时候拎着满满当当的一桶水。闺女饮水的时候，礼九又从房子里搬出一台铡刀，蹲在院子的地上喀嚓喀嚓地铡稻草。完了用一只簸箕盛了，端到闺女的嘴边。礼九围着闺女忙前忙后，我们的目光随之来来回回。礼贵看在眼里，再次咳了几声说：“就说说这闺女吧……”

老乡们马上转换了话题，说起了闺女和礼九。

由于我们就是坐闺女拉的车进村的，驾车的正是礼九，因此听起来亲切多了，也顺畅多了。大许和吴刚还不时地提问，老乡们讲解的热情就更高了。

那闺女的确有些来历。老乡们说，它原先是村上的富户福爷爷家的。有人不同意，反驳说，是闺女它妈是福爷爷家的，土改的时候，闺女它妈被作为富农家的浮财分给了雇农礼九。总之是在礼九家，闺女它妈生下了闺女。于是穷得连裤子都穿不上的礼九顿时有了两头牛。可惜好景不长，闺女它妈生下闺女半天后就死了。老乡们说，那是礼九的命贱，享不了两头牛的福。也有人说，用一头使不了两年的老牛换了一头牛犊子，也值得了。大伙儿·

致认为，闺女的命硬，克死了老母牛不算，没准儿以后还要克人呢！

这话可不是现在说的，而是二十年前说的。果不其然，十八年前礼九他妈就得饿痲病翘辫子了。

然后是互助组、合作化，最后成立了人民公社，闺女的归属随之不断转移，最后归了队上，也就是大范一队。但负责饲养闺女的一直是礼九。他甚至连家里的两间破草房也不要了，搬到牛屋来，和闺女吃住在一起。连媳妇都没有娶，以前是顾不上，现在就是想娶也没人跟他了。老乡们说，那闺女就是他媳妇。也有人说，是他的闺女。闺女这个名字还是礼九给取的呢，后来在老庄子上叫开了。

说这些的时候，闺女和礼九就待在瓦屋的院子里。礼九拿着一把秃笤帚，在闺女的身上来回扫着。被人议论的时候，他就像没听见一样，或者说的根本就不是他。闺女更是置身事外，只顾咀嚼簸箕里的草料。但我还是觉得，这样当着面指指戳戳是很不礼貌的。

一个身材瘦小但长相精明的老乡（后来知道是队上的会计为巧）指着闺女说：“它还怪道呢，不生小牛，种倒是没有少配。以前配了生不下小牛，现在配了也是白配！”

我实在听不出这里面有什么区别。

另一个身强力壮的后生（后来知道是民兵排长仁军）走过去，用手扳住闺女头上的牛角。“你们瞅瞅，光溜得很呢，上面连一个坑儿都没有！”他说。

那双牛角的确扎眼醒目，光可鉴人，在阳光下就像两把刀子似的。如此年轻的角长在一头老牛的头上确实比较奇怪。

后来我们听礼九说起，母牛每生一胎牛角上都会留下一道凹槽，叫做角轮。有几圈角轮就生过几胎。闺女的角上一圈角轮都没有，可见是没有生育过。

2

礼贵又咳了几声说：“咱们说说这瓦屋吧……”

于是老乡们丢下了闺女，说起了瓦屋。

这次礼贵没有领情，他大喊了一声：“大秃子！”一个头上结着亮亮的秃疤模样老相的孩子钻了出来。说他是孩子是因为他身体的比例，大秃子的头特别大，身体偏小，但那张脸并不年轻。只见大秃子稀溜一声将拖着鼻涕吸进去，忙不迭地应道：“在呢。”

礼贵说：“钥匙从福爷爷家拿来了吗？”

“拿来了。”大秃子说着从裤腰里摸出一把钥匙，交给礼贵。

那钥匙既长又大，模样奇怪，光溜溜的一根铁杆，前面有一个扁头。礼贵取了钥匙，反身走向身后的主屋。主屋的大门门环上绕着一根半锈的铁链，铁链上挂了一把老式铜锁，也很巨大，看样子与那钥匙正相配。礼贵用手上的钥匙开了门上的锁，院子里除礼九之外的所有人都跟着他走了进去。

我以为会有一个村史展览什么的，结果大失所望。房子里面空荡荡的，除了一张破桌子（香案）和一把老掉牙的太师椅就什么都没有了。屋顶倒是高大异常，房子里也很宽敞。阴暗的空间仿佛具有震慑作用似的，刚才还吵嚷不已的老乡顿时都噤口不言了。

礼贵低下头，对着桌面吹了一口气。细如面粉的灰尘被吹开后，仍然看不出下面桌子的颜色。香案灰中泛白，就像是灰尘做的。除了大伙儿拖沓的脚步声，房子里只响彻了礼贵一个人的声音。他咳嗽、咯痰，嘟嘟囔囔的，弄得回声四起，最终还是什么也没有说出来。领着我们沿墙根走了一圈，又去两边耳房的门口张了张，礼贵就领着大伙儿出来了。

我们又回到了院子里，又看见闺女和礼九了。礼贵在身后稀里哗啦地锁门。经过刚才这一遭，老乡们远没有那么活跃了。我们的行李被搬下牛车，送进了瓦屋的东厢房里。直到这时，我才看清了形势，那东厢房是队上安排给我们的住处。与此相对的西厢房则是牛屋，属于礼九和闺女的地盘。主屋朝南，对面没有房子，只有一道院墙。墙上开了一个大门，就是瓦屋的大门。我们就是从那儿进来的。

我正在东张西望的时候，听见为巧说：“瞧瞧那门楼子，还雕着花儿呢，值钱得很！”

仁军接口说：“门槛高得吓死人，小伢子都爬不过来，以前还要高呢，都磨出个凹凹来了。”

他们就像在说别人家里的东西。也许是我们没有注意到这些细节，特地从我们的角度说的吧？

这时礼贵锁好了主屋的门，穿过院子走过来。经过我们身边的时候他没有停下，径直向院门走去。为巧说：“跟上，跟上……”所有的人——除了礼九，都跟着礼贵走出了瓦屋。

院门外面是一块平整的硬地。阳光下，被石碾碾压过的地方反射着一块块发亮的圆疤。为巧跺跺脚，对我们说：“这是队上的晒场。”

礼贵也没有在晒场上停留，而是领着大伙儿绕到了瓦屋后面。在瓦屋后面，他也没有停下的意思，继续领着我们绕墙而行，从另一边又绕回到了晒场上。然后礼贵站定了，面朝东方，从裤腰上解下旱烟袋，划着火柴慢条斯理地抽起来。村子上的男人们也都纷纷解下旱烟袋，抽了起来。

“瞧瞧咱们村……”礼贵说，又没有下文了。

村子的主体在瓦屋东边。从晒场的方向看过去，除了一些稀疏的树枝、树干就是一栋栋的草房，实在也没有什么好看的。当然了，对刚从南京下来的我们来说，草房也是新鲜事物，可这一路上也看得多了。那草房因修建的年代不同，屋草的颜色便深浅不一，有的金黄耀眼，有的发灰发黑。老庄子上的草房以灰黑居多，看来盖得有些年头了。这都是因为风霜雨雪的缘故。这些知识我们也是在路上刚学的。

直到礼贵吆喝一声：“家去！”大家眺望的姿势才松弛下来。

礼贵收起烟袋，也没有和我们打招呼，就出了晒场的桥口，向村子的方向，也就是那些草房走了过去。老乡们也都向村子的方向走过去。我们也准备跟过去，被为巧拦住了。他说：“你们住瓦屋。”

看来活动已经结束。“家去”的意思就是解散，各自回家。

当天晚上，好歹用柴火在土灶上弄熟了一锅饭，就着从南京带下来的榨菜、午餐肉，几个人狼吞虎咽地吃起来。速度稍减以后，我们开始议论下午

的“村史教育”。有一件事，我百思不得其解，礼贵为什么要让我们看村上的草房呢？大许说，那是在进行忆苦思甜教育，这我就更不能理解了。那些草房并不是旧社会的事物，老庄子上的人如今就住在里面。再说了，所谓的甜又是指什么呢？

这一问题在我的心里盘旋不去，直到几天以后我才恍然大悟。那天并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的事，除了我突然开窍这一事实。看来一切都是水到渠成的，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进村那天，礼贵的确对我们进行了忆苦思甜教育，只不过是倒过来的，也可以叫做“忆甜思苦”。所谓的苦就是村子上的那些草房，而甜就是当时我们身后的瓦屋。礼贵采用的是对比法，让事实说话，我们怎么就没有看出来呢？那瓦屋在老庄子上可谓绝无仅有，矗立在那儿犹如鹤立鸡群。不仅老庄子，此地方圆十里，除了瓦屋就再也找不到砖墙瓦顶的房子了。

我赶紧去找其他几个知青，告诉他们我的发现。大家都深以为然，邵娜甚至多看了我两眼。大许总结说：“真让人感动啊，贫下中农自己住草房，让我们住瓦房，自己苦，而让我们甜。”

吴刚说：“闺女住的也是瓦房。”

“这又有什么？说明贫下中农爱动物，爱集体的财产！”邵娜反驳道。

事后，大许代表大家去找礼贵，要求把我们换到草房里去。他说：“我们是来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教育者住草房，被教育者住瓦房，这样下去我们是要犯政治错误的。”

礼贵回答说：“你们下来得急，知青屋来不及盖。等知青屋盖好，草房子有你们住的呢！”

3

就这样，我们在瓦屋里住了下来。

那东厢房共有三间，我和大许、吴刚住南边那间，邵娜和顾圆圆住北边

那间。中间是堂屋，墙角上砌了土灶，大家共用。

顾圆圆下来没几天就得了什么“草疾”，说是稻草过敏。开始的时候起了几粒红疹，后来疹子变大变圆，连成一片后就开始流水了。当然这都是她自己说的，邵娜说她可以作证。我们几个男的却没有看见。无论是顾圆圆的双手还是她的那张圆脸——露出衣服的部分，都完好无损，看不出任何过敏的迹象。顾圆圆因为这不明不白的怪病回到南京治疗，以后再也没有回到老庄子上。

大许评论说：“她怎么不说是泥巴过敏呢？”的确，泥巴和稻草是农村最为常见的事物，也许泥巴比稻草还要常见一些，水稻毕竟是从农田里长出来的。

顾圆圆走后，北屋里就只剩下邵娜一个人了。

留下来的人还得干农活，学习务农。我们不就是为此而来的吗？对我们男知青而言，开始的过程可以称之为由女变男。

队上的男子汉和妇道（男人和女人，当地人的叫法）记的工分是不一样的。男子汉最多可记十分工，至少也得记八分、七分。妇道最多记七分，最少是五分。开始的时候，所有的知青不论男女，队上一律给记六分工，干活也是和妇道在一起。也就是说村上的人把知青都当成了女人。因此下乡插队的首要目标（对我们男知青而言）就成了由女变男，变回去。

经过第一次双抢大忙，这一目标终于圆满实现，队上开始给我和大许、吴刚记七分工了。更关键的是，我们再也没有和妇道们一起干过活。出工的时候和村上的男子汉们肩并肩地走在一起，真是扬眉吐气啊！

回想和妇道一起出工的日子，不禁备受压抑。首先上厕所是一个重大的考验。我们没进妇女队以前，人家从来都是就地解决的。我们进妇女队以后，大姑娘小解要找一条干沟，跳进去，往下一蹲看不见人了才能方便。可那些结过婚的媳妇不管这一套，最多说一声：“我要撒尿了。”完了蹲下就尿。

大范地处平原，四周无遮无挡，我们一时找不到地方回避，只有背过身去。那不无湍急的声音听得我们不免心惊肉跳，旁边还有妇道起哄：“城里人不好意思了呢……脸皮薄啊……”

至于我们几个上厕所，只有跑回瓦屋去。往往，开始干活的时候一身轻，干着干着就沉重起来了，因为夹了一泡尿。这自然极大地影响了我们学习务农的进度，包括热情。于是互相告诫，早上别喝水，更不能喝稀饭。早上就吃干的，队上支的那点粮食也不够吃啊，那就什么都不吃，空着肚子去上工。

我们也曾经反省过，是不是小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在作怪？干吗要这么讲究呢，不就是小便吗？属于正常的排泄活动。记得第一天上工，我问一位女贫下中农：“厕所在哪里？”

对方用锄头砰砰地敲着田埂，举目四顾，然后说：“我们农村就是一个大厕所！”

说得多么豪迈坦然，多么大无畏呵！

经过大约半个多月的锻炼，我们上厕所也不一定非回瓦屋不可了。走得离劳动现场稍远，找一个稻草垛，或者一棵较粗的树，站在后面。如果实在没有草垛或树，就只好像大姑娘那样跳进一条干沟，蹲下解决。对我们来说，的确是一种进步，尽管幅度不大，但在与贫下中农相结合的道路上毕竟没有止步不前。

再后来，事情的进展就有些出乎我们的意料了。队上的妇女和我们越来越熟，劳动间歇媳妇们竟然要扒我们的裤子，说是要看看城里人到底长得有啥不同的？大姑娘不动手，在旁边掩口而笑。我们被媳妇们追得在农田里乱跑，有一次，大许不幸被追上了。对方人多势众，将大许按倒在地，不仅扒了他的裤子，一个妇女还去河边掏了一把稀泥糊上去。她们开心坏了，个个笑得牙龈毕露。那大许不仅不恼，反而有些高兴。他大概以为和贫下中农的关系又进了一步，可以不分彼此地打闹了。

也是在这样的气氛下，下次媳妇们又要扒大许裤子时，后者反戈一击，扑上去，也要扒对方的裤子。结果被重重地打了一耳光。打他的是为好媳妇，老庄子上有名的泼妇。只听为好媳妇骂道：“找死啊！毛还没有长齐呢，想占老娘的便宜！我都能把你给日弄出来……”

这件事使我们明白了一个道理，就是，贫下中农可以扒我们的裤子，但我们不能扒贫下中农的裤子。她们可以主动地和我们打成一片，反过来却不

可以。

邵娜却没有我们这样的问题，她天生就是一个女人，不存在由女变男的困扰。尤其是收工回到瓦屋以后，她是女人这一点就更明确无疑了。

下来没多久，邵娜就学会了烧火做饭，学会了缝补浆洗以及拾掇院子，每天屋里屋外地忙个不停。和老庄子上的妇女相比，就差没有喂猪养鸡、带孩子和侍弄自留地了。自留地是因为知青屋还没有盖好，我们没有搬过去，暂时还没有份。鸡，后来邵娜在瓦屋的院子里也喂了几只。而我和大许、吴刚就像是她的三个孩子，每天回到瓦屋后干活的工具一摆，不免饭来张口，衣来伸手。侍候我们的时候，邵娜常常哼着一支小曲，有时候是《在北京的金山上》，有时候是《大海航行靠舵手》，有时候则是《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看得出来，她非常高兴。看来向贫下中农学习做家务的确比学习干农活更让邵娜开心。

自从顾圆圆病退回南京以后，邵娜就成了老庄子上唯一的女知青，当然也是瓦屋里唯一的女人。邵娜是唯一的，就像闺女一样，就像瓦屋一样。

一次大许对邵娜说：“以后，你干脆别去上工了，专门做家务，工分我们匀给你。”

邵娜眼睛一瞪：“把你美得不轻呢！你们挣的那几个工分还不够自己吃的。再说了，我又不是你们的什么人！”

大许说：“战友，战友，一条战壕里的革命战友。”

“谁跟你是战友啊！”邵娜说。

但总体说来，农村生活还是很无聊的。新鲜劲儿很快就过去了。除了下地干活，我们和村子上的人几乎没什么接触。有时候我会想，这都因为住瓦屋的缘故。如果当初我们住进村上的草房里，住到贫下中农家里，和他们吃住在一起，情况肯定就不一样了。村子上的人很少会来瓦屋串门，除了我们刚下来的那几天，那也是因为新鲜。在他们看来，我们模样长得新鲜，带下来的手电筒新鲜，高腰雨靴新鲜，半导体收音机新鲜。新鲜劲儿一过也就无所谓了。

我们也曾经去村上挨家挨户地走访，摊开一本塑料皮的小本子，煞有介

事地记在上面。后来，这一活动也不了了之。我们不写不画，也不看书（读书无用嘛）。自从带下来垫箱子用的几张旧报纸撕了擦屁股以后再也沒报纸可看了。

闲着没事的时候，几个人就在瓦屋的院子里转悠，东瞅西看。主屋的门终日紧锁，不过，院子里倒是有一口古井。那井不知道何时被老庄子上的人填平了，填土从井口漫上来，长着一些杂草，乍看就像是一个弃之不用的花坛。但实在也不是什么花坛。甚至连草叶也被闺女啃光了，只留下一些干枯的草根。那就看闺女和礼九吧。后者如此耐心、按部就班，每天围着前者忙个不停，还和对方说话。的确有点意思。但看得时间长了，也就兴味索然了。

礼九喜欢和闺女说话，对我们却越发懒得开口。他对我们说过的最多的话还是拉我们来瓦屋的路上说的。我有一种感觉，礼九和闺女是一伙的。他既不跟我们是一伙，也不和村子上的人是一伙。只有他和闺女，谁都别想插进去。

4

我们喜欢上了赶集，一有机会就往十里路外的成集街上跑。那儿是公社革委会的所在地，每月逢五、逢十的日子当地农民都会肩担手提地把自留地上的出产拿到集上去卖，再从供销社里买回油盐、布料之类的生活必需品。也有牵着母猪去配种站配种的，去食品公司割肉的，去农具厂门市部买铁锹、镰刀的。上街的两边店铺林立，屋檐下农民们席地而坐，前面放着箩筐、笆斗、篮子或者一条铺开的化肥口袋。陈列的各种土产，有自己家地里长的，也有自个儿动手做的。几张小板凳，或者是搓得均匀结实盘成一盘的草绳、麻绳。成集街上砖墙瓦顶的房子更是不缺，甚至还有一栋二层小楼。

我们赶集，一般不买什么，也不卖什么。只要在人群里挤一挤，到处看一看，就觉得非常快活了。大概是在生产队上闷久了的缘故。此外，我还有一种感觉，就是和农民的关系变得有些不同了。在下面的时候，他们是教育